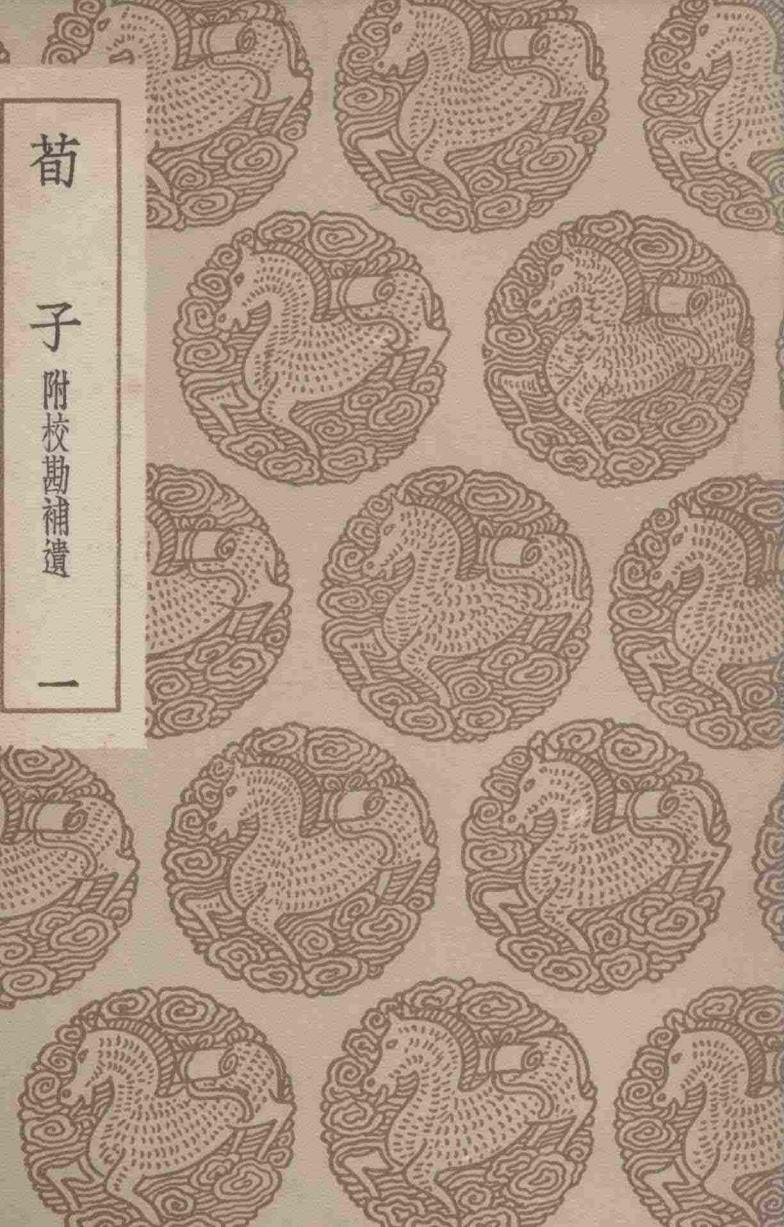


荀

子
附
校
勘
補
遺

一





荀子

附校勘補遺

荀 楊 盧
況 驚 文
撰 注 校
謝 堉 校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

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義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

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

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禱昧間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葺事以墉譴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旣望嘉善謝墉東墅

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
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
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
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
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
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
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
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
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

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註本

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

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評點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

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

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

要數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

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

十二月也

○傳習不絕俗閒本作傳誓不絕申扞宋本作申扞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

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

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

之而寒於水

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

出之藍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

復挺者輮使之然也

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暴舊本作暴

非說文一作暴

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

當从今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起則下

後必槁減轉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

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

故木受繩則直金

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

過矣

參三也會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

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

不知學問之大也

大謂有益於人

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

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

日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于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

作吳越說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伏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遂淮南同注于

音寒國策作于隧然楊氏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

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

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

勤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他道故神莫大焉脩身則自無

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

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跋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

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脩身在

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

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

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鷓鴣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

蒙當為蔑方言云鷓鴣自闕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
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鷓鴣
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蝮鳩方
言作蔑雀蝮讀如込蒙蝮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
與蝮蝮音義近楊云當為蝮似非箸張略
切俗閒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 西方有木

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

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

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
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
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
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
同元刻作鳥嬰廣雅烏蕙射干也蓬生麻中不扶而
蕙嬰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

陶弘景云卽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芷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

漬也染也滌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

漸子廉反滌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

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

言篇同又案滌久汨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

上篇作湛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

皆相近楊氏乃訓滌為溺未見所出

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

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

任勞柔則見束而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施

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平地若一水就

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

疇與儔同類也是

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所謂召禍也質

射侯的正鵠也

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醞酸而螭聚焉

喻有德則慕之

者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禍福

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

慎其元刻作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

故不積跬步無

以至千里

半步曰跬○頭與跬同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江海宋本與

大戴同元刻作江河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

言駑馬十度引車則

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

戴禮騏驎一蹶不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爲韻步舍爲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功在不舍連上文此句當

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不舍舍

與捨同鏗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正文螾字

上宋本有蚯蚓字無注末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

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爲別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螯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
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涂今
秦俗猶以兩為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兩

下宋本俱有能字無騰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騰蛇郭
與大戴同元刻無字

霧而遊梧鼠五技而窮
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才能

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
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

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案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
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蛄與梧音

近楊說似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

篇毛云尸鳩鳩鞠也尸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

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
也○注鳩鞠元刻作結鞠毛傳作結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

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

傳作潛魚或說流魚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

即游魚古流游通用

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

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駿又

曰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驥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

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故聲無小而不

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學惡乎

始惡乎終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

謂詩書禮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之義謂學

典禮之屬也

在乎脩身也 真積力久則入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誠積學至

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 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

須臾舍也為之入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

也此書所以紀政事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

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禮者法之大分羣

類之綱紀也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

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 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

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 樂之中和也和

謂使人得中悅也 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 春秋之微

也微謂衰賤沮勸微而 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

顯志而晦之類也

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

所謂古之學者爲己

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志而不怠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

端而

言喫而動一可以爲法則

端讀爲喘喘微言也喫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

或喫蠢微動皆可以爲法則喫人

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

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聽涂說也

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

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纒同○宋本四寸下耳字無

古之

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

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禽犢饋獻之物也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噉口噉噉然也噉與敖通○案口噉噉舊本作聲曰噉噉今改正

問一而告二謂之噴

噴卽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噴古字口與言

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呬聲兒呬與噴及
嘯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
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
楊注非也呬今文選注誤為呬 傲非也噴非也君

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

而不說有大法而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

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

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

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故曰學莫便乎

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

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

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川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

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

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誠志謂維志記之書

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將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

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在於禮也皆

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

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

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言全裘之毛皆順矣

憲標警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殮壺也

表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

同餐

雖察辯散儒也

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勿告也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問楛者勿告也

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

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鸞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窳也

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故

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

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故未可與

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

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做不隱不

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慎詩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

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

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放襄八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足謂善御

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

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

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

學也者

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

或善或否其善

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

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

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在魯
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

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

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以

通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與之為擇賢人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

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

謂正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

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

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

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

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

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

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

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

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火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

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

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善在身介然必以

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

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故非我而當者

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

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

致猶極也。下同。

好善無厭，受諫

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

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

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爲

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亾得乎哉？

至忠反。以爲賊。

詩曰：喻喻

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喻喻然，患其

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喻許急反。些音紫。○喻

喻些些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渝。渝訛訛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

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
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
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
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
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
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
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
壽身之益尚小壽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誠
世之益更大也
也言所川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宐
於時則達厄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
於窮則處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
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
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
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

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

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

反下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

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兪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辨能

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謂之愚傷良

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

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保利非義

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元刻作奔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洽多而亂曰耗耗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

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

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

道順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齊給便利則節之以

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狹隘褊小則

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溼亦

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闕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

涇卑涇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
 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
 志也或曰卑涇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涇
 之疾不能運動也○涇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
 卑涇謂過謙恭訛今改正亦庸眾駑散則刳之以師友
 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亦庸眾駑散則刳之以師友
 庸眾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急慢標
 檢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弃則炤之以禍災標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
 災謂以禍災照燭之方言楚謂相輕薄為標炤之以禍
 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
 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
 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
 在攻其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
 所短也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
 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
 術也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

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

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

刻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

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

小國之君順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

不市折損也閭賣也謂損所閭賣之物價也賈音古

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士君子不爲貧窮息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橫行天下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所至皆貴也○橫行天下猶書

所云方行天下言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

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

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

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

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齋精

當為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

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

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五之訛蓋有分并之故也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

之義或曰偷當為輪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悞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

之義○此注多訛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

脫今按文義改正言接悅

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而不慙乖僻違背不能謙誠信辟讀為僻

程役而不錄程功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

詳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

也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行而俯

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

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

刻訛作了戾形尚相近至俗間本竟改作乖戾謬之

甚矣了戾乃屈曲之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

意豈可云乖戾乎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窳無

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

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

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

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

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

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曰視石但見白不

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

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

白謂堅不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

異或曰卽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
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
故謂之小同是大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
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
同異言萬物揔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
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

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
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無厚謂厚之極不
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
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
者舉大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倚魁之行非不
之極也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
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

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
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案今方言作

几全物而體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曰學
不具謂之倚

謂為學者傳此言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
也遲待也直吏反

其不可以同至也故頓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

不輟丘山崇成○案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
間本皆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

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驛入書內又有所謂互
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

非楊氏本文今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
厭塞也音一涉反瀆

也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

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

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

耳○宋本作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

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

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其大

體者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

淵

人無法則佞佞然履禮記曰佞佞乎其何之有法

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

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

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

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

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

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

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無為也

舍除也除亂安之人孰有為此也

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

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

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

為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

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

弟與

加好學遜敏焉則

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

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

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

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

則可謂惡少者矣

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

加惕悍而不

順險賊而不弟焉

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

則可謂

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

詳當為祥○案二字古通用

老老而

壯者歸焉

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者天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也

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矣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窮者則寬而容

○大老宋本作達老

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墳委也既

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

魚則蛟龍不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游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人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

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宐有大災也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

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

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

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

其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

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

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事理所宜而勞勩

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

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

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

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

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問而止

之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

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然而君子不貴者

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耳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

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山淵

平天地比

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

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

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高山則天亦高在深

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

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齊秦襲秦在西相去甚

之上皆天也意亦與此同地齊秦襲秦在西相去甚

遠若以天地之意亦與此同地齊秦襲秦在西相去甚

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

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

皆應是山間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

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鉤有須未詳自齊秦襲

注末句宋本作是見有口也鉤有須入乎耳出乎口

鉤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

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

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是世人

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

也卵有毛

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雞伏鵠卵

成... 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羽之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

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

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

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敵殺鄧

折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然而君子不貴者

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

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

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

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故曰君子行不

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苟傳與上文同

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俗間本作苟得非

案外傳亦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

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

易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

不可奪也

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以為非則捨之

交親而不比

親謂仁恩比謂睚狎

言辯而不辭

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

蕩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

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

道與導同

不能則恭敬縛紕以

畏事人

縛與搏同紕與黜同謂自搏節貶損

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

溢滿

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

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

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

侵與慢同
怠情也

廉而不剝

廉撻也說文云
剝利傷也但有

廉隅不至於刃傷也○注刃傷
疑是亦傷本或作兩傷者訛

辯而不爭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能
不激切也

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

雖寡立而不能
勝雖堅彊而不

暴兇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

不至於
孤介也

夫是之謂至

文言德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

詩大雅
抑之篇

溫溫寬
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

之過非毀疵也

疵病也或曰讀為訾○正文美字元
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

元刻

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

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

蒲葦所以為
席可卷者也

剛彊猛

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

曲直故也所以義隨變而應其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

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舊不君子大

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正文則天而

道韓詩外傳四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愚則端慤而

作即敬天而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愚則端慤而

法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縱也或曰止謂不放

言恭而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

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違此作和而理

遲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通則文而明有文

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明窮則約而詳明隱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

也明窮則約而詳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諸事人也○宋本淫上有知

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

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見閉則怨而險上

而險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

賊也反或曰與懷同憂則挫而懼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

說文云懷急也棄而僂棄自棄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傳曰君

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

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

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

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

與此不同也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脩為善非案汗而脩之

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

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

脩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絮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絮修整也謂不煩雜也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案

文彼辯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

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非知也其執然也音知

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

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

之域域者哉曰漘漘明察之貌漘盡謂窳盡明於事易曰窳理盡性域當為惑域域悖也楚詞

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悖悖者乎漁子謂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

也極其誠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誠心在仁義

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外則下尊之

如神能化育之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矣化謂遷善也

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

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

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其時謂知夫此有常以至其誠

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君子至德嘿然而喻

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夫此順

命以慎其獨者也致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

不欺故人所不聞至誠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

誠則不能不獨則不形亦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形則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

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天地為大矣不誠

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

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在下

所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

子誠則親君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

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至誠而不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難則慎獨之

事自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而材盡長遷而乎不已

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

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

文則字從元刻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

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

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

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

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卿

明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摠天

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

約少也得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

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

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

則可謂通士矣

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不下比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

不下比

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

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

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

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

謂公正之士也

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

不怨君而身違悖也

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

受祿不誣

長短不飾以情自

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

庸言

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

畏法流俗而不敢

以其所獨甚

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

端慤不貳

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

所在無所不傾

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

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偽生塞

多窮塞也

誠信生神

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

夸誕生惑

矜夸妄誕則此六生貪惑於物也

此六生

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

舉下事也

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

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

權之孰計之

權所以平輕重者孰甚也猶成孰也

然後定其欲惡取舍

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

偏謂見其一隅見

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

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

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也。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

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

夫富貴者則類傲之

富貴之類

不論是非

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

是非仁

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

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晦與暗同

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

鮑不如盜也

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田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鮑衛大夫字

子魚賣直也。田與陳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媿同媿也殃或為殃。橋元刻作橋恭儉者偃五

兵也

僻當為屏却也說文有僻字僻窶也與此義不同僻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

今從宋本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

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

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謂薄薄

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

者下宋本有也字今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

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竝行則讓之小道可

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

快快而亾者怒也

肆其快意而亾由於忿怒也

察察而殘者伎也

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窮者訾也

言詞辭博而見窮蹙者由於好

毀譽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

曰：絮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參之而愈瘠者，交也。所交

口說斯愈濁也，愈讀為愈。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接非

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

爭也。不說不為人所悅，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己直人

曲勝謂好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刻己太過不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

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此小人之所

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

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

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

蓋當時禁

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君上也以爲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君也

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

爲憂字耳

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本舍

作赦今從宋本

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

忘其親也人也

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

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

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

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鏑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

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

碭之閒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

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鏑刺也之欲反將以

故良劔謂之屬鏑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爲所

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

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

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

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

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

何爲鬪也

有猶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猶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

此數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

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彘之勇也辟讀為避悻悻讀為避悻悻愛欲之貌

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聞曰牟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

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輕死而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

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

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

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人制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

謂材性原慤也蕩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

悍已解於脩身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

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

所以取之也。案注取之道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

天下之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興力役不

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上則能順天子

曰政當為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

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

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形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

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各

本同今從宋本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

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是故三

代雖亾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

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

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與鞫

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節邪說文姦

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

言爲倚事

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

陶誕突盜

陶當爲槁杭之槁頑嚚之貌突凌突

不順也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

惕悍橋暴

惕與蕩同

以儉生反側於亂

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梏侵是其所所以危也

小人也

由於計慮之失也梏惡也謂不堅固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

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

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

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

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

慮之難知謂人難測

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

遇其所惡焉

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

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

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

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

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

則不隱通則大明

不隱謂人不能隱蔽

身死而名彌白

白彰明也小

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

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

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

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置義同也故

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

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雅正也正而有美德

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鸛斯雅鳥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

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

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侵當為漫漫亦汙也水

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

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日漫欺詐之

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

刻故下有曰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

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

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

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

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因陋也堯禹

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

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

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

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

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

積亦咍咍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咍咍唯貌如鹽反噍才笑反鄉鄉趨

飲食貌許亮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正如口

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

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

梁而至者則瞞然視之曰此何怪也

梁然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

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瞞然驚視貌與獮同禮記曰故鳥不獮許聿反

○宋本作與賊獮同禮記曰故為獮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嫌於鼻臭許又反

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

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

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

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

豢稻梁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懸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

豈下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

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

緣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

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憊與憊同猛也方

也詩曰瑟兮憊兮鄭云憊寬大也下板反○注憊字

疑個當為爛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個雅以道

反個為野此以個與陋相對義亦合是若不行則湯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武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

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

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

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

夫餘財蓄積之富也

皆人之所貴也

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

足是人之情也

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

今人之生

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餘刀布有困窳

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圖曰困方曰廩窳窳也地藏曰

窳窳匹貌反○正文方知元刻作方多

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

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

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

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

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

御制也或作禦禦止也

收斂蓄藏以繼

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

幾亦讀為豈

今夫

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且偷者苟也糧食大侈不

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

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况

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况

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

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溫厚矣其

功盛姚遠矣不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

業之盛甚長遠也業之盛甚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脩飾作為

之君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

與及聖人之言

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

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

既知一則有務知二則有

之而可久也

不可中道而廢

廣之而可通也

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

之而可安也

思慮禮樂則無危懼

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

鈇與沿同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

以治情則利

利益也禮記曰聖人

之愈可好而不厭

音愈

十義捨禮何以治之

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

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過於此夫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

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

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然任之也

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

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

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

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

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祿天下而

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

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迺迺旅逆旅也抱關門李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

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

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疆斬之使齊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

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古者有姑布子

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蔡澤者相

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

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

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

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

子弓短

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野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野臂

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野臂也野音寒

昔者衛靈公有臣

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

句

馬廣三寸鼻目耳

具而名動天下

而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疎遠所以為

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案馬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

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楚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

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縣鄙人郊野之

人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

也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

注考工記云較兩輪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案

今毛詩本倚誤作倚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

作倚字宋本足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

攝音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

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

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

揆與絜同約也謂約

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筋耳。○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

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馬元刻作馬。

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俱。

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俱方

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供。音欺。慎子曰：毛廔。

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

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

立死曰柩。皋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閔天之狀。

面無見膚。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一作鬢。傳說之狀。

鬢蔽其膚也。○注鬢一作鬢。

身如植鱗

植立也如魚之立也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麋與禹跳

湯偏

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

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濟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堯舜參牟子

牟與眸同參牟

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

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

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

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從者苟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

好醜相欺傲也○從者猶言學者注非

古者桀紂長亓姦美天下之傑

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姦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

然而

身死國亾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

僂與戮同稽考

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稽止也此是非容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

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言方

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翽義同莫不美麗姚冶奇衣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

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

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女子言柔弱便辟也

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弃其親家而

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

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

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

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

患也問見之不眾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竝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

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肖而

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

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

鄉則不若備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

也莫干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

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

人又相縣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人有此三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

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漙漙

宴然聿消莫有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

詩作見睨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睨曰氣也隧讀為隨屢讀為婁婁斂也言雨雪漙漙然見日氣而自

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有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

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

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

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

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

其哉

哉鬻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哉側吏反

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

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

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

辨辨莫大於分

有上下親疎之分也

分莫大於禮

分生於禮也

禮莫

大於聖王

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

問聖王至

多誰可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

為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

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

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

揚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

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

禡解也法數至於極久亦下

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禡之言此者

故曰欲

後王近時

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
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
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
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
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

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數字從宋本 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
俗本亦作審

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

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

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

大各反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

也問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

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

故入不能欺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

欲惡皆同豈以類度類類種類謂以說度功以言說

其治亂有異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古今

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類不悖雖久同理言

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故鄉乎邪曲而不迷

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於測度之道明之故向

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

迷雜物炫耀而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

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

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禹湯有傳政而不若

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

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愚者聞其略

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

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

公孫龍惠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然而不好

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故君子

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

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之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

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不知其質

飾若墨子是以終身不免卑汗傭俗卑汗皆下也謂鄙陋也卑與庫

同豬水處謂之汗亦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汗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

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

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

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

近世則病備

世之可直至者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

備鄙也善者於是問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羸餘也羸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

渠堰槩枯之於己也渠堰所以制水槩枯所以制木

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

然而不折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拙牽

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

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為柅柅楫也言

如以楫擢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柅以世反韓侍郎云

拙者槩柅也正弓弩之器也○舊本拙柅多訛今悉
改正韓說
本攷工記
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
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故君子

賢而能容罷

罷弱者音疲不任事者音疲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

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

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

詩曰徐方既

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

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

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

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

繁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

雖不說人人莫不

貴

不說猶貴况其說之

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

不使人賤之也

傳曰

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

所善謂所好也

而君子為

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

仁謂忠言愛之道

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

也

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

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

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

令是也

道與導同正或為政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

謀救

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

無厭倦時

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

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

君子

必辯小辯不如見端

端首

見端不如見本分

分上下貴賤之分小

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

小辯而察

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

此言能辨說然

後聖賢之分具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

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

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是居也錯千故反

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

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謂文

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聽

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

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

嚙唯則節蓋謂聘其口舌之辯也嚙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刺少錯誤耳○正文均宋本作於

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

自誇大偃蹇而已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

益增 假今之世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

子借亂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

注灤與澆同案灤字無攷澆亦澆之訛元刻作鴉亦

未是莊子繕性篇灤醇散樸釋文云灤木亦作澆當

從之欺惑愚眾齋字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

大也鬼謂為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者

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
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
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木不以民為憂內

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愧行自勤於飢寒命之

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嵬當與嵬義同音五每

彼反又牛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

矣混然無分別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之貌言任

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之貌言任

曰禽獸行雖許季反○元刻作香萃反不足以合

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理足以欺惑愚眾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

言之成理足以欺是它鄙魏牟也世本楚平王孫有

惑愚人眾人矣田公宅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

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

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

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

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

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

何者為忍情性蔡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蔡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

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荀曰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

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眾明

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眾苟立小節故然而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鱗

也已解上○解見不苟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

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

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

也苦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

翟宋鉞也

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尚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莖反

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

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為下而

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

言苟順上下意

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

紃與循同

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注反覆二字宋本無

不可

以經國定分

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

田駢齊人遊稷下著

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

不以禮義為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

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

甚察而不惠

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猶然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

而材劇志大間見雜博

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宋本正

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

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

約而無解

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

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苟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

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僭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

所不為解

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

也

先言自敬其辭說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

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瞽儒嚙嚙然不知其

所非也溝讀為恂恂愚也猶猶濼也不定之貌瞽闇

之貌謂爭辯也恂音宥猶音柚注恂舊訛作拘案

恂慈愚貌楚詞九辯直恂慈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備

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瞽儒合四字為墨韻遂受而

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

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

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

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

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

之輿東南隅謂之窆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則六

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

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

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

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

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

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

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眾况厚之○

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

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長養人民兼利天

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六說者

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化而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

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

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

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著宋本從竹
作著下並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
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

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

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

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洏皆類
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

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
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洏然雖辯

小人也洏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此數
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詭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
民之務勞知而不律

先王謂之姦心法律辯說警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

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為詐而巧巧於詐

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不惠道理不聰察也

治之大殃也行僻而堅僻讀為僻飾非而好非也玩姦而

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用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

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

之辯而操持僻淫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好姦而與眾

之好姦而與眾人共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

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

在貴位不驕人

聰明聖

知不以窮人

○元刻知作智

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

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

然後爲聖賢之德也

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在鄉黨

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

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

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

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

猾之人矣

詖與妖同

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宐

妖怪狡猾之人

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宐刑戮及之況公法乎

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

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

合羣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遠罪過

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

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

睢者也恣睢已解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特權執而忤人無禮義

而唯權執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

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

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

無能而云能者也

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

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

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

佯無欲者也

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

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

慙者也以不俗為俗

以不合俗人為不俗也

離縱而跂訾者也

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縱傳寫

誤耳縱與纒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氏反縱所

綺士君子之所不能為

○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

首句而

誤衍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

可貴謂能為可信道德也

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謂才

能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恥不信不恥

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

誹虛譽不能誘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

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已解在無虛偽也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

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

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

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蕤當為肆

謂寬舒之貌恢恢廣皆容眾之貌昭昭明顯之貌

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侈然輔然端

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

貌慘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慘恃也郭云江東呼母

為侈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

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

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瞽

瞽然不敢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為嵬行之形

正視之貌刻正文無容字其冠綬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綬當為

今從宋本增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為紵

紵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

紵其禁反連讀如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眈眈然瞿

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趯跳

瞿然盡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趯跳

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恆也眈

未詳或曰眈與規同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

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酒食聲色之

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

莫干反 瞑 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勞苦

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

謨詢是學者之寃也事業謂作業也億億不勉彊之

億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

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

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正文謨詢元刻作謨詢

案說文謨胡禮切重文謨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

注九思篇謨詢下引荀子作謨詢正與宋本合其引

注罵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詒傳有莫詬亾節

本無弟佗其冠神禪其辭

弟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為冲

作弟集韻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

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纒亦頗相似俗閒本俱作

第作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

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

儒也嗛與兼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嗛於

也志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

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者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

故有此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懈惰

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空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

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空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

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

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

前事則

殺兄而爭國

兄子糾也

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

門之內般樂奢汰

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

以齊之分奉之而

不足

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

三十五

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

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問也

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

而行汙也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亾

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

能亾之

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

倏然見管仲之能足

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地

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

決也

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悲之怒外忘射

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

不其敢

親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

高子國子世為

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

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

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

字論語石經殘字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

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秩秩順貌

諸侯有一節如是

則莫之能亾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

可亾也其霸也空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然而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

有文章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

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積畜

倉廩脩戰鬪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

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小人之傑也

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

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救不肖致疆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

必以義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

不示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

然後誅之非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所省少也文王誅

四謂密也阮也其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

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武王誅二史記云武

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王斬紂與

汗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案溫字

有誤或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至於成

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

道豈不行人自不行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

耳故又以下事明之

之地

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

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故善用之則百

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

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

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主尊貴之

則恭敬而傳傳與搏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與

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

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詔佞

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主損細之則

懷離貳之心

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多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為嫌

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

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

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謂

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獲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

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

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

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

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

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

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

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

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正文人字元刻作之能耐任之則慎行

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

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

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

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

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

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解非是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不足之時而先防之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恐其及既既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以忝嗇而

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

得乎哉

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

是以位尊則必危任

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僥也

與炊

吹同僥當為僥言可以氣吹之而僥仆僥音竟

元刻作音僥是何也則墮之者眾

而持之者寡矣

墮許規反

天下之行術

可以行於天下之術

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

聖立隆而勿貳也

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

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

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

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窳則從之疾力以

申重之

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見之時則尤加勤

力而不敢怠惰
中重猶再三也
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
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
省少也少所求即多
立功勞省所景反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
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
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碎之是
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碎讀爲譬啗與舐同
經縊也伏而舐天愈
益遠也救經而引其
足愈益急也經音徑
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
俞讀爲愈
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
執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

有執不在上而
差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

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 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 履天下之

籍 籍謂天下也 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

稱貪焉 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 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

不稱戾焉 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 兼制天

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

焉 左氏傳成鱗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

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邲霍
 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鄧郟文之昭也邲晉應韓
 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
 難盡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
 詳究謂開通導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
 達揜襲也周公歸周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
 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

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而為天子也者不可以

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

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

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

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

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

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

言非禪讓與成王也

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

序節然也

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

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枝

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

以弟誅兄而非暴也

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

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

因天下之

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

一也

仰易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文仰易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

字注今從元刻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

以荀卿為孫卿也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

而致貴其上者也

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

人主用之則執

在本朝而宐

言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宐也

不用則退編百姓

而慤必為順下矣

必不為勃亂也

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

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

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

嗚呼歎辭也財與裁

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情

困奔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

則王公之材也

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

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

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

仲尼將為司寇

魯司寇也

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

魯皆

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
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
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買定為高價
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
故得從化如此買讀為價○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
者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居
字孔子問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
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
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
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孝弟以化
之也由孔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下位元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
刻作其位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
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

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謹喧

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

明顯○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

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

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

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詩曰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

下皆歸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

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

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

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爲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

曷謂中曰禮義

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

重說先王之道

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

宋本作

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
刪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

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

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

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

苟得其正不必

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

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農人

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

通財貨

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

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

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

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

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恥作君子不

若惠施鄧析

薦藉也謂相蹈藉擢抑皆謂相陵駕也作慙也○正文未有也字今從元刻刪

若夫譎德而定次

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大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

決其德故下亦有譎德而序位之語○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

量能而授官

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

任使各當其才萬物

得其實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

敢竄其察

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

言必當理事必當

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

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

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

之所弃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

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

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

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

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

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

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

百姓好之則亂事

事謂作業

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

羣徒辯其談說明其僻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戇愚也僻

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

夫是之謂上愚

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

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

有惠施鄧析之

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

詩曰為鬼為蜮則

不可得有覲而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

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覲姑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

姑然有而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

者行之曰士也

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立之稱

敦慕焉君子

也敦厚知之聖人也

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上為聖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

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

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君子也

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

混然無所知之貌竝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

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

能決也

效自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

俄而原仁義

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

哉

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辯之而與如同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

而富矣哉

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鑲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鑲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

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鑲連枷也

今有人於此肩然藏千溢之

寶雖行賁而食人謂之富矣

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賁行乞也賁上得反

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

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衣箸○案已以通

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

僂疾然而人謂之富

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

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

杆杆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

曰聽居居視于于也

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

嚴之情舉積此哉

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

故曰貴

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

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

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

爭之則失

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九益空虛也故

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應

之聲如雷○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

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

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

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

俞危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

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

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

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

偃偻也伸讀爲身字之誤也偃身之人而彊升高則

頭頂九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

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

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

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

爲治辨之極也

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

相亂也

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

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今從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

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

行法謂行有法

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其言

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

當矣而未周密也

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

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

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

若數一二

如數一易二之

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

要邀也節

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

不以造作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

若詔四時

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

平正和民之

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

雖博雜眾

多如理一人之少也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

也賢人舊作聖人誤也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

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為儼分

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馱馱兮其

能長久也馱足也亂生於不足故樂樂兮其執道不

殆也殆危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脩脩

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綏綏兮

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熙熙兮其樂人之臧

也熙熙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

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

曷謂一曰執神而固

執持精神堅固

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

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挾讀為浹浹周洽也

神固之謂

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

道一是矣

管樞要也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

其志也

是儒是志

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

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

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

風國風逐流蕩也國

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

也雅正也

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

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至謂盛德之極

天下之道畢

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

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是皆謂儒也鄉讀日向○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

言其德盛

身貴而愈恭家

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

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扈而

坐

戶隔之間謂之扈也○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

諸侯趨走堂下

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

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

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

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

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

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

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

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

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

汜當作至汜左傳鄙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从巳不

从巳其地在成皋之間又漢高即位於汜汎懷壞以

定陶漢書注音敷劒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懷壞以

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為汜而即音為祀至其頭而

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山隧謂山石崩

山隧摧也隧讀為陸共音恭○案共頭即共首見莊

子霍叔懼日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

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其蓋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

也 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

有不可焉

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留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

力遂選馬而進選簡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

杜元凱云戚衛

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

厭旦於牧之野

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

明已前也厭於甲反 鼓之而紂率易鄉

倒戈而攻後也鄉讀

向遂乘殷人而誅紂

乘其倒戈之勢 ○正文蓋殺者

誅紂上元刻有進字

非周人因殷人也

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

故無首虜之獲

無蹈難之賞

周人無立功受賞者

反而定三革偃五兵

定息偃

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

劍矛戟
矢也
合天下立聲樂
合天下謂合會天
於是武象

起而韶護廢矣
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

也○護與濩同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

宋本元刻竝同
故外闔不閉
闔門扇也○案宋本閉作閉係俗體
跨天下而無漸
跨越也

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
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

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

矣哉
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
造父

周穆王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

巧
羿有竊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
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

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
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

遠中微則非羿也

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

用百里之地而

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

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

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

已解非十二子篇○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

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筮棊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

也是大儒之徵也

傾危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

類善也謂

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

應變皆曲得其隨時設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

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

為治一也稽攷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

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邪

說畏之眾人媿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通則一

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名儒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

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

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

冠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

果陔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奎保爲燼奎音下

界反保音果燼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

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

者空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

謂強爲儒服而無其實也○案奎當作蠶所引說苑

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

彼作蟹螺鄰圃作臣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

鄰皆當從彼爲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

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繆學雜舉不

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

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世之王

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

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

作不知法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

者衣冠卽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其言議談說已無

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

其言議談說已無

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

○別上宋本有分呼字今從元刻刪

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

呼謂稱舉

得委積足以揜其

口則揚揚如也

揚揚得意之貌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

客僂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子長

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為夔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

德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睠然在纒繳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

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

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

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

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是能類者矣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

不自以欺

不自欺人

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

者也

有雅德之儒也

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

持今以一持萬

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

今持古皆傳寫誤也○案元刻作以

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苟仁義之類也

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

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

倚物怪

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率然起一方則舉統類

而應之無所擬恁

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率千忽反擬讀為疑恁與作同奇物

怪變率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

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怍也張法而度之

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既無所疑怍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

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闕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

為兩谷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不義而好

利故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用雅儒則千乘之國

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而後

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

侯蓋殷湯周文皆化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

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

不聞不若聞之間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

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

○此節舊不提明之為聖人則為聖人聖人也者本

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

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

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

意謂若制氏然也○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

此俗本誤作制力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

厚必至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

也困躓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故人無

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

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

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

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故有師法

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

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

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

化爲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

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閉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

元刻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

而治情謂喜怒哀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

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爲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

此注方釋情字益可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

見上文不作隆情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

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爲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或曰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爲之

吾所有雖非所有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
然而可為之也
注錯猶措置也錯干

故反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
并讀為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
習俗移

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
安之既久則移本質
并一而不二則通

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元

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
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

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

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

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

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
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

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販
積禮義而為君子工

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

安習其土風之衣服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夏中

是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

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

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

靡則為君子矣

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

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

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

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

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

詩曰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

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

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

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

汙穢也漫欺誑

也漫莫

其愚陋溝瞽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

也溝音寇愚也溝瞽無知也眾人謂眾庶也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

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

知而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慮不及常

好問然後能有才藝

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

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

志安

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

子三公也

其才堪王者之佐也

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

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

式也人倫盡矣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

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摠統羣臣
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
也禮

君子言有壇字行有防表道有一隆

標也言有壇字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言道德
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

之求不下於安存

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
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

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

言道德之求不二後

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
而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
而言遠古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
是二也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

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
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

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

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

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

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

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

百家雜說

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

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

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